



郭小橐 著
缪莹 译

饕餮青春的 二十个瞬间

20 Fragments of a Ravenous Youth

疼痛来袭时
我会泡上一杯咖啡
等它过境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饕餮青春的 二十个瞬间

20 Fragments of a Ravenous Youth

郭小橐 著
缪莹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饕餮青春的二十个瞬间 / 郭小橐著; 缪莹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133-0001-8

I. ①饕… II. ①郭… ②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4518号

20 Fragments of a Ravenous Youth

By Xiaolu Guo

Copyright © 2008 by Xiaolu Gu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1508

饕餮青春的二十个瞬间

郭小橐 著; 缪莹 译

责任编辑: 党敏博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邓 聪

内文设计:  设计工作室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62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一版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01-8

定 价: 2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一张纸上所记录的，
芬芳的特征

北京电影制片厂临时演员登记表

姓	名：	王芬芳
性	别：	女
出 生 日 期：		1980年
出 生 地：		浙江省黄石市姜山村
父母的阶级成分：		农民，非党员
教 育：		中学毕业
身 高：		168cm
上 围：		85cm
腰 围：		69cm
臀 围：		90cm
血 型：		B
属 相：		猴
星 座：		天蝎座
性 格：		灵活多变，能扮演外向和内向，活泼或害羞的人
相 关 经 验：		在《天天人民旅馆》中扮演过清洁工，工厂工人，少先队员电影院的引座员
技 能：		英语2级，打字，做罐头（45秒做5个）
局 限：		无
爱 好：		看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读西方翻译小说

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的青春开始了。至少，我决定它从这个时间开始。这是我开始思考生活里那些闪亮事件的时间——其中一些或许是为我而闪亮。

要是你觉得二十一岁青春才开始听上去有点迟了，那就想想普通而愚昧的中国农民吧。他们直接从童年跳到中年，中间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也打算遗漏掉什么，那就是中年。或者年轻，或者死去。这是我的计划。

不管怎么说，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填了这张申请表，从此生活就改变了。在那之前，我只是个无知的村姑。除了拔红薯、扫厕所和在工厂操作拉杆外，什么都不会。好吧，我在北京几年了，但还是个农民。

我的重大转变发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是个热得能把人煮熟的下午，招募办公室的墙上还乱七八糟地刷着毛主席

的口号：“为人民服务！”绿头苍蝇在装着剩面条的饭盒上方乱哄哄地吵闹着。饭盒后面，一个人民英雄躺在椅子上打着盹。他应该是要来监督临时演员登记的。很明显这事让他累坏了，他压根儿没注意到我们。我们也是苍蝇。

另外还有三个女孩在填表。她们看起来比我酷多了：染过的头发，有文身的胳膊，仿皮手提包，有洞的牛仔裤，都齐全了。她们闲扯着，咯咯笑得跟母鹅似的。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全副武装之下的她们，只不过是从黄沙省份来的乡下姑娘，晒黑的皮肤，跟我一样。

我从桌上拿起一支笔，英雄牌钢笔，只有老共产党员还用英雄牌的笔。我从来不喜欢它们。质量很差。我写着写着，英雄笔开始漏水了。墨水毁掉了我的申请表。我的手指变黑了，手掌也是。我妈妈曾说过黑色的手掌会让你的房子着火，所以我开始担心染了墨水的手掌会给我带来厄运。

办公室里塞满了申请表。简历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灰尘飘浮在空气里，像是一道银河。我把照片贴到表格右上角的时候，在饭盒后面打盹的人民英雄睡醒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站起来，挥舞着苍蝇拍，把苍蝇从他的午饭周围赶走。那三个女孩停下来，不再填表格，脸上一副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吓到的样子。啪，一只苍蝇。啪，第二只。他又坐了下来，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具尸体。

我交上十五块注册费。他看都没看我，从腰带上掏出一串钥匙，俯身，打开一个老得吱吱作响的抽屉，找出一个大印章，调整了几个数字，往红色印油盒上按了按。接着他抬

起胳膊，砰的一声敲在我的表格上。

临时演员第 6787 号。

于是，我成了北京第六千七百八十七个想在电影电视剧行业里找工作的人。我和角色之间还站着六千七百八十六个人——年轻的漂亮的，老的丑的。我感觉到竞争的压力，但是比起中国十三亿人口，六千七百八十六不是个吓人的数字。我村子里不过就这么多人。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要占领这个新村子。

他还是没看我。这个拍苍蝇的人民英雄开始研究弄脏了的表格上我的那张照片。

“不错，小姑娘。比起其他部分，你的前额有点意思：几乎跟天安门广场一样宽了。你的下巴也不坏，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相信我。下巴也宽。至于你的耳垂嘛——跟佛祖一样肥厚。越肥运气越好，你知不知道？呃……你没那么丑。你想不到每天有多少丑八怪跑来我们这儿，我数都数不过来。他们怎么不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儿？”

我耐心地听着，接着谢了谢他。我把临时演员第 6788 号、第 6789 号、第 6790 号丢在身后，走向街上。正午的太阳使劲地敲打着我的头顶，几乎立刻油炸了我的头发。夏天的热量和城市的灰尘从水泥路面蒸腾而上，我被这热量的战争卡在了中间。我几乎昏倒在喧闹的街道上。也许我确实昏倒了，我不记得了，不过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拿到了一个号码。从这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像个被人遗忘在黑色泥土下面的红薯那样生活了。再也不会。

芬芳如何手足无措，
如何在北京扎下了根

我在北京的头一个晚上。一个觉得喝一罐冰可乐是世上最赞之事的十七岁姑娘。我拖着行李从一个旅馆搬到另一个旅馆。旅馆不是农民待的地方，我知道，那么我在干吗？即使我口袋里都是人民币，他们也不会让我进去。每次我经过宾馆，门卫的脸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浑蛋在想什么太显而易见了：乡巴佬，你在这儿干吗呢？我得找个便宜的地方，但是所有降价的招待所都在地下室里，而我可不想发神经地在地下室过头一个晚上。北京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就是在晚上也灯火通明。我想靠它近些。

我在城东停下脚步。这是胡同区，靠近北河沿。胡同，又长又窄的小巷子，两边又矮又黑的房子包围着嘈杂拥挤的院子。数不清的小巷子里充塞着数不清的房子，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这些“老北京”觉得他们是“皇帝的臣民”。他

们对我来说压根儿没那么高贵。

我停在路边，坐在我的行李箱上。两个老男人在我旁边蹲着，喝茶下象棋。他们瞅着像是在那儿坐了几个小时，或是几个星期，甚至也许坐了几个世纪。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确实很饿，但不是我通常会有的那种饥饿感，从站起来的那会儿开始，我的肚子就咕咕叫，不管我吃多少东西都没消停过。这是很严重的饥饿——是你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没一点东西下肚的时候会有的感觉。我站起来，在路边摊买了块烤红薯，接着又坐了下来。夕阳里，街灯开始发光，一盏又一盏的小灯照亮了窗户。这儿没人，连下象棋的人也走了。我开始担心，担心我的未来，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担心我的明天。我焦虑起来。

透过附近一扇窗户敞开的帘子，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和她妈妈吵架。路灯的投影闪烁着，她们的嗓门越来越大，喊得热火朝天，但听不清吵些什么。我没法相信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能有那么多话说。她们肯定很亲近。我家没人说话。我爸爸从来不跟我妈妈聊天，我父母从来不跟我爷爷奶奶聊天，而他们都不和我交谈。我村里的人活得像是昆虫、蠕虫，像是挂在屋子后门上的鼻涕虫，没那么多可说的话。我被那所房子和那么大的声响吸引了。我能感觉到那所房子和我之间将要发生点什么事。

突然，门被猛地拉开了，那个年轻的女孩跑了出来，她妈妈在后面追。这全都发生在一瞬间。一辆货车猛冲过来。那个跑出来的女孩冲到路上，她妈妈紧跟在后面。吃了一半

的烤红薯从我手里掉到了地上。货车底下，两具支离破碎的躯体和我那掉了的烤红薯一起被碾碎了。尖锐的刹车声令人难以忍受，司机从他的货车里跳出来。他把那个母亲和女儿拖到后车厢，什么也没说，也没看我一眼，就这么把车开走了。我眨眨眼。等我又能看见的时候，我只在路面上看到一摊血，在路灯下反着光。

我在同一个地方坐了很久，不知道我在一个大城市的头天晚上要做什么。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那扇母亲和女儿跑出来的大门还开着，里面的灯还亮着。没人进去。没有鬼魂跑出来。半个小时之后，我决定进去看看。

墙上有个老式的钟——那种每小时会有啄木鸟拿喙子敲击的钟——和一个全球城市的挂历，上面展示着旧金山著名的红桥。桌上有一杯绿茶。我碰了碰，茶还温着。炉子上燃着微弱的炭火。靠门的地方，水龙头还在滴水。里面有两张床，一窄一宽。我挑了窄的那张。一条花裙子躺在床上，所以我猜这肯定是那个女儿的床。我躺下来，凝视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我越是想着过去的几个小时，我在意的东西越少。我累得没法在意任何东西——我还很冷。贼老天，我很冷，冷得就像是这潮湿的天花板。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没人进来。我是这所空房子唯一的访客。我每天晚上都在这儿度过，不给一分钱。完全属于我的客房。月底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就离开了。

* * *

我离开村子的时候，仿佛是抬起右脚上了个台阶，等我的左脚也抬起来加入其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四年。这四年里我就像是被人遗忘在仓库黑暗角落里的空椅子。我在北京的头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叫做天天人民招待所的地方当清洁工。我没资格扫房间，只能扫走廊和厕所，但是至少我能和其他四个清洁工共用一个卧室。我忍了这份工作有一年左右，但最终还是不干了的。接着我在一个国营的玩具厂里打工。这个厂子生产塑料枪和塑料飞机。厂里大约有五千个女工，而我受不了那份嘈杂和臭气熏天的宿舍，所以又辞了这份工。有几个月我在一个罐头厂里操作做罐头的机器，直到我最终在一个叫做少先队员的快倒闭的老电影院里做清洁工为止。除了这个名字，这电影院压根儿不放少先队那一类的电影，只放香港的武打片。和尚们彼此打来打去，就是那一类的东西。每一场之后，我得扫掉所有的甘蔗渣、吃了一半的鸡腿、花生壳、西瓜皮和人们扔下来的其他垃圾——有时候甚至还有油炸田鸡。

但是我有点喜欢这工作。我睡在放映室的破烂沙发上，整天都能看电影。而且，我能留下人们落在座位上的东西。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本英文字典。那是令人激动的发现。有个很有名的上海高中生在背下了整本英文字典之后，进了哈佛大学念书。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他成了我们的全民英雄。我觉得我能像他那样——这本被人遗忘的字典也许也能成为我进入这个世界的护照。不管怎么说，我开始学单词了。这没那么难，但是过了一阵子变得有些无聊，所以我就打住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能跟走进电影院的老外说上几个词的。而且我觉得要说到住的话，电影院是个很酷的地方。我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电影杂志上，还去其他电影院看最新上映的片子。

但是我的电影院最棒的地方是——清洁工作能遇上助理导演。我帮他找到弄丢的雨伞。他告诉我这是他女朋友搬到深圳前送给他的礼物，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他提起她的时候有些沮丧，但如果一把黄色的雨伞是她的分手礼物的话，那么就难怪了。

为什么我把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可怜的雨伞男人呢？他瘦得跟个铅笔似的，剪了个轮廓鲜明的军人头，穿着你能买到的市场上最便宜的农民穿的那种红色V字领毛衣。但是我不在意这些。他跟我说他是怎么跟巩俐、张艺谋、陈凯歌这些我崇拜的名人一起工作的。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个骗子，也不像个小偷。我给了他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在少先队员电影院的工号，我的手机号码，我家里的电话号码，还有我隔壁邻居的电话号码。他叫我去拍张黑白的护照照片，再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

谁能想到一把雨伞会在我的未来筹划里扮演这么个关键角色？我把一把乱糟糟的旧雨伞还给助理导演，而一个月后，我成了临时演员，一天做下来能挣二十块钱。终于，我越来越接近那些闪亮的东西了。

